

从成都去壤塘，车过汶川到了理县，又向马尔康行进。第一次踏入海拔三千多米高原，稍稍有晕眩感。山色不及细看，到底太陡峭，路边山石草木快速倒退着。眺望远山，或青郁或苍茫，云在山头，被风卷着，轻轻挪动，也有些一动不动，晕在那里。

山脉落差很大，峡谷河道狭窄，窗外的河水像无缰套的野马，咆哮着奔腾而下。大概是下了雨，河水浑浊肮脏。河道有太多石头的缘故，洪水跳起又伏下，一路跌跌撞撞沉重地涌动，像是积攒了太多愤怒与不甘。

这就是杜柯河，下游是大渡河。

窗后人回想了一下，绘画、电影、文字里的大渡河从来也没有清澈过，是黄色的、浑浊的，凶狠地卷起浪涛与力量。流水上，枪林弹雨，受伤的人、死去的人掉落下去，被滚滚洪流卷走，血都来不及洒开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两岸灯光暗淡，生机暗淡。

想起往日读过的那篇课文。课本上有黑白色的插图，隔着纸页，能看见红旗招展，也仿佛听得见军号声、怒吼声、洪水声、枪炮声、呐喊声……眼前洪波自顾自流，一时黯然。说起来居然是快三十年的旧事了。

汽车爬坡时，看见河对岸山顶的人家。三五户老房子，似乎是石头堆砌而成，有一些破落，更多的是顽强，窗户紧闭，各色窗帘，是生命的风景。当年那些扛着枪追赶时间的人，会不会在此歇足。战事早已经烟消云散了，只剩下后人追忆时的传奇。河水依旧不舍昼夜地流动，充盈着自然的力，在山脚下侧身呼啸而过。

车速放慢了，绕山徐行，一路随着那河水，逆流而行，水竟像是倒流了一般。天蓝得让人心生幻想，恨不得揉身而上，就此腾空而去，又想穿越回远古草木漫漫的村落。路边一个藏民看着车内人，我看得清他的脸，平静的脸，忧郁的眼神，仿佛有无穷的心事，又仿佛通晓天地的秘密，蕴含了天地的灵性。

后来在壤塘寄宿学校里，看见了很多那样的眼神，那些不到十岁少年的眼神，忧郁、内敛、深邃、柔软、悲伤，好像经历了无穷的故事，又好像能洞察人间的一切秘密。那眼神有骨子里的高洁，甘愿在春风中隐姓埋名。

空地上，一众少年演绎起格萨尔王的故事。孱弱的身子，被雄狮国王格萨尔附体，左右上下跳动着、挥舞着、以

大无畏降伏妖魔，抑强扶弱。那眼神金光闪闪，坚定如阳光照过。夜里想起那样一群少年，忘不了的是一双双眼睛。天气微凉，清冷的气息在夜归人身上萦绕不去。窗外灯火昏暗，几个匆匆行脚的过路客，身着藏袍。

藏袍、卷发、阳光黄的肤色，藏着一缕真意。老家有上年纪的人说，天然卷发的人，是有赤子之心的。《水浒传》中，鲁智深有赤子之心。东京宋朝的风气，崇尚戴帽子，以示斯文。鲁智深从未戴过帽子，一头卷发，两只火眼，一片赤心。所谓赤心，无非对人间有真情，一草一木也如此。

没有想到壤塘在大山高原深处，距成都一千多里，像是去朝圣一般。

壤塘。悬天净土。悬天，是远天、有高高的苍穹。壤塘有悬天之景，天之下，是净土，人间净土。

天真蓝，蓝得让人懒洋洋的，也许许身在高原，缺氧的缘故。明净高爽的天，浅淡悠闲的几朵流云，古老雄奇的塔林，飘逸招展的经幡，以及那安详自然的牛羊和野花在静谧空旷的草原上，草原尽头是雄伟壮丽的高山。有人喃喃自语，说那是凝固的海。

车一圈圈绕山而行，上得峰顶，极目四望，山势奔腾如野马如蛟龙，隐在云深处，不知其踪，天地安然。人登高是为了窥见天地吧，所谓人往高处走。也只有在高处，才知道如此之高之上还有如此之高，乃至高不可攀。只有在高处，才知道厚土如此之厚，厚德载物，厚土更载物，世间万物，人只是其中一种。在壤塘，可以窥见天之高，地之厚。

高原高大，高原上的山更高大，有人不喜欢，终日沉迷小桥、庭院、园林、假山、匾额、对联、书本、核雕、玉佩、书案、笔墨，但走出去，发现苍山如海，深厚壮阔。走出去，看见山与海的威武与庄严。虽说沧海桑田，但与人相比山，亘古不变的是山，亘古不变的是海。人皆过客，山自巍峨，海水洋洋，登山人不过一只虫豸，赶海人不过一尾鱼虾。

在壤塘的日子，有晴有阴有雨。晴日天气总是多云，仿佛一群群绵羊临空漫步。那云真白，白如酥糕，真想腾空上去饱食了才过。南朝陶弘景隐居在句容茅山华阳洞中，上诏问山中有何物，以诗为简：

山中何所有，岭上多白云。

只可自怡悦，不堪持赠君。

一个人久居山中岭上，衣袖可以生白云，胸襟可以生白云，眼眸可以生白云，手腕可以生白云，大概也是可以持赠



月光城 散文

胡竹峰

悬天

他人的吧。阴天看山，日影隐没，天是灰色的，山影影绰绰，多了一些婉约的气息。后窗是山，前门也是山，冷冷清清的，总是看不够。山顶胡兀鹫一抹黑影，一点点移动。乌鸦亦无事，在屋舍边翩飞闲宿，亦让人看不足。雨天看树，针叶林、阔叶林、灌丛，越发有静气，颜色近乎青绿山水。大概是生在高原的缘故，那些树多不甚高大，修修如竹，一阵风过，树叶摇动，越发修修如竹，窗后人但觉得丝丝凉意起自胸襟。况味是古人说的那般：何处闻秋声，悠悠北窗竹。在灯光下，雨水泛着点点的星芒，打在地上，复又溅起，车行远了，人也渐渐走得远了。

因为雨，山色深了一些，很虚幻。绿树丛荫中雨雾袅袅，缓缓往山顶爬，或缓缓向山脚走，越积越多，铺成巨大的一片白，一点点腾挪，盖住那青绿与苍凉。

高原九月天气，夜里已经很冷了。每日不敢走动太快，那一男一女在路上走着走着，刚刚而立刚刚不惑，步履常常近乎老人，转眼就白了头，进入老境，相濡以沫。

壤塘的黄昏，好像比故乡来得更长。早早归来，在客舍中泡一杯茶，临窗静静坐着，什么事也不做，什么事也不想做，看看云，看看天，看看暮色，暮色中的景物像是铅笔画。

只是这景物似乎很难入画。印象中，黄宾虹来过川蜀之地。据说初来乍到，画师亦无能为力为山水写生，大概是因为“湿润多雾，四季植物丰茂。山岚雾气里，一山一水皆变化无穷，或葱郁野逸，或简淡奇奥，或幽深灵秀，大异于其它地方。”到底入蜀方知画意浓。

据说黄宾虹有一次青城山中遇雨，全身湿透，索性停下来坐石观景，雨林下来，山景纵横氤氲，逐渐找到“雨淋墙头”感觉。有一回游瞿塘峡，江岸峰峦与天光在虚实明灭间微妙无穷。月光照过，有些地方现出银白色，有些地方黑影依旧，逆光下山林仿佛笼罩上一层光环，凹凸分明变化美妙。黄宾虹不禁赞叹：“月移壁，虚中实。”后来写诗感慨：我从何处得粉本，雨淋墙头月移壁。

到底，黄宾虹没有来过壤塘，即便来了，也会觉得此地入画之难吧。

壤塘秋日，风起时有些寒意了，枯瘦，略带高原的清冷。一股酒气、肉香弥漫小屋，牦牛奶、手抓肉、酥油茶、辣椒炒菌。日子伴随着白云下的声声经文，让人有些空灵安静的心思。

那是秋日壤塘的傍晚，空气黏稠，黏稠得想饮酒，宴会时候喝了两杯。散席时，有一女子不胜酒力，在夜色里脚步踉跄，像是微醺的李清照，摇摇晃晃荡漾到藕花深处，分不清星空还是湖水。

平素并不饮酒，只有遇见友人，才会取极小的酒盅，喝三五杯。酒里有人间浓热的情义，茶倒是可以与生人同饮，酒只与友人喝，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。白酒浓烈一些，青稞酒，淡淡的，如马蹄幽香，又清远又清脆，平添几分陶然的情绪。那样的夜晚丰沛难言，让我很久之后，一次又一次次屡屡追忆曾经的一幕又一幕。

沉重的肉身，偶尔要有宴饮之乐。高原，山中，石屋，木门，楼头，总也是待不够。天光暗了，灯光也是暗的，像这样的情景，几个人对酌饮食，风起风落，把酒清谈，都是好的。境界近乎李白诗中说的，长风万里送秋雁，对此可以酣高楼。而此时，正在高楼上，围着食案割肉把酒夜话，直待天光彻底黑了，夜色渐渐深沉。这样的日子，虽是短，倏忽又去，足令人低回心醉。很久以后，还记得在这样一个高原之夜，简朴的日子里，忽然跳出来的生动的、闪闪发亮的藏家歌谣。

藏家儿女甘于生活，像孔子说的那样，吃粗粮，喝白水，弯着胳膊当枕头，乐在其中。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，不过是天上的浮云一样。孔子还以为，一个人斤斤计较吃穿用度的生活琐事，是不会有远大志向的，也不值得和这样的人去相谈论道。

道有诙谐的时候，道也有庄严的一幕。威严道，矜重道，肃穆道，欢喜道，随和道，轻佻道……处处有道。

有人向庄子问道，庄子说道在蝼蚁，道在稊稗，道在瓦甕，乃至道在屎溺。那人讷讷不语。

看见那些画唐卡的男女，顿时生出敬畏来。不只是灿然金色，也不只是画中法相的缘故，而是画师一种盛大的庄严高贵气，好像是无我无他无天无地，只有笔墨丹青一点点绘就，又好像有天有地有我有笔有墨，无逸斜无杂念，那么专注那么凝神。其中有庄严道。

在壤塘，与悬天很近，与净土很近，世法无边。落叶西风时候，人与秋色共瘦。悬天之景，净土之地，天气转凉，树叶黄了，其中有道，就这样归去吧。那人，那云，那山，那水，那花草树木，那几日的饮食起居，一个翻滚，瞬息即去。而悬天照应过人心，光明依旧。